

科普  
文学

# 孩子的必修课

□刘学正

面对未知事物、陌生环境焦虑不安,甚至心生恐惧,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反应。从这一视角望去,我们或能理解孩子初入幼儿园时表现出的不可理喻的哭闹行为。然而,适应新环境是每一个孩子的必修课,是他们必须要跨越的“成长关卡”。《我爱上幼儿园绘本系列》(延边大学出版社,2023年4月)围绕主人公“小葡萄”入园后与“小蜜豆”“小栗子”等同学的经历展开叙事,以讲故事的形式纾解幼儿入园困惑,涵盖了适应新环境、缓解焦虑、表达感谢、学会互助、收获友情、化解矛盾六大成长主题,文字生动流畅,图画温暖有趣。

幼儿园里有什么?老师像妈妈一样慈爱吗?同学喜欢跟我一起玩吗?书中,“小葡萄”在入园前一晚,“一会儿觉得开心,一会儿又觉得担心,一点都睡不着”;而等到了幼儿园,跟妈妈再见后,“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,她觉得有点害怕”。幸好老师同学都是想象中的模样,偷偷抹了几次眼泪的“小葡萄”渐渐融入群体,“和小伙伴们一起吃午饭,一起睡午觉,一起吃点心,一起荡秋千、滑滑梯……都忘记想妈妈了。”

幼儿之间吵闹是很自然的事情,“小葡萄”就和她最要好的朋友“小蜜豆”发生了争执,谁也不理谁,无论做什么游戏都离得远远的。直到手工课上,她们与各自找的新搭档无法达成默契,便又想起了彼此的优点,“要是小蜜豆来贴,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(贴错)。”“小葡萄剪的花朵是最好看的,不像小卡,都剪破好几片花瓣了。”而下午的红豆粥,为她们的和好创造了机会,这是因为“小蜜豆”不喜欢吃红枣,以前她总是先把红枣放进“小葡萄”碗里,再吸溜吸溜喝粥。今天怎么办呢?她们你看我,我看你,忽地一起笑了起来。“给,你喜欢吃的红枣!”“谢谢你!”“咱们和好吧!”幼儿之间消除矛盾的方式也是很自然的,很少需要大人的介入。

即便幼儿园再有趣,放学后,孩子们依然归心似箭,想赶快投入爸爸妈妈的怀抱。可是,如果家人来接得晚了,小朋友一个个陆续回家,只剩下自己该怎么办呢?一天,“小葡萄”孤零零地目送走所有同学,“妈妈怎么还不来接我?”月亮老师看出她很难过,安慰她说:“妈妈应该很快就到了,小葡萄,不如我们来唱歌吧,唱着唱着,就把妈妈唱来了。”她们一起唱《我爱幼儿园》《我的好妈妈》……果然,唱着唱着,妈妈真的来了。“妈妈,妈妈!”看见妈妈,“小葡萄”的鼻子又发酸了。这一次,她没有忍住,在妈妈的怀里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,哭着哭着突然笑起来,和月亮老师大声说:“再见!”孩子有了委屈,适度宣泄是应当鼓励的,这样有助于他们尽快稳定情绪。

(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阳谷县电视台)



911“夹皮沟”中的公路和铁路。  
胥涛 摄

岁月  
沉香

## 再去911

□胥涛

冬日的早晨,我骑了一辆公共自行车,冒着凛冽寒风,从万盛的中心广场——子如广场出发,踏上了去911的路。

911是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,我们整个班上的人常去的地方。那是一个风光秀美的去处,从万盛城区往北,在云贵高原到四川盆地过渡的重庆的一个山区峡谷,高耸入云的两面峭壁夹着一条奔腾的小河的中游,有一棵古老黄葛树和长长风雨桥的地方,就是911。911这个名字,听说是当年设在这里的一个海军仓库的编号,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家三线建设有关。在万盛的地域上,还有叫508、801等不少以数字命名的地方,皆是如此。

和911相伴的那条宽约10余米的小河,叫孝子河,是万盛的母亲河,万盛城区处在它的中下游。城区和911之间曾分布着两家国有煤矿,分别叫红岩和砚石台。当你看到孝子河水清、鱼儿跃时,你就知道我喜欢911这个地方的原因了。

### 片断一:废墟

从砚石台煤矿开始,一条河流,一条铁路,一条公路,就紧紧地挤在逼仄的沟中,相伴并交错前行。它们的旁边,不时有拆迁后的废墟出现,直到911,那是“棚改”的遗迹。为了改善当时煤矿工人的居住环境,政府在万盛城区一个叫塔山的地方建了数千套棚改房。而长期居住在孝子河边由矿上搭建的“干打垒”房屋或自己在河边、路边、岩下找地方搭建的牛毛毡房屋的两个煤矿的矿工及家属,前些年陆续搬迁到塔山后,他们原来的这些住所就成了废墟。

我现在还记得,我中学的一个同学,当年家从农村迁到矿上,而矿上一时又没有那么多房子供大批的迁矿家属居住,在寸土寸金的河边,更难找到稍微大一点的地方,修建像样一点的房子。于是,除了部分井下一线收入高点的矿工找附近半坡的农房租住外,很多“农转非”家庭,就只有自己搭窝了。我的同学家,就是和一二十个矿工家庭在红岩煤矿井口上面一点的地方,一个和河边零距离、和危岩零距离,且在公路对岸、无路无桥的地方,刨开乱石,找来木棒、排花、石棉瓦、牛毛毡还有小石块,紧挨着搭出一片窝棚,就是家了。至于过河,大伙儿也想得出办法:合伙凑钱买来几块预制板,趁冬天河中水枯的时候,在河中大石上搭起预制板,就成“桥”了。当然,这桥每年大水过后总得修几次。

过去这么多年,我在河边寻了很久,才找到我那同学可能居住过的地方——因为那种建筑,除了木竹就是毡,人一走,木竹可以当柴火,被人捡了去,很快就恢复到自然状态。不像其他砖混房屋,废墟很多年都可辨的。这些住了不少年窝棚的矿工和家属,搬到数十里外的城里住上宽敞整洁的楼房,想想应该半夜里都会笑醒的。

### 片断二:矿工食堂

对红岩煤矿的矿工食堂,我印象深刻。它在井口的对面,公路的旁边。不远处,还有一个特殊的公铁道口——由于沟中位置逼仄,红岩煤矿从井下拉煤炭出来的小火车,矿上简称“桶”,一“桶”装煤大约1吨吧——十几个“桶”在机头的牵引下,要到河这面公路边的煤仓来,就只能和河面上的公路交错而过了。每到这时,小铁路两边就会等上一些汽车,待“桶”过闸一开,汽车们就疯抢而过,路上滚滚尘灰会让蹲在食堂门口吃饭的矿工骂声一片,纷纷往食堂里躲。而煮饭的师父们,在闲的时候也会傍在食堂门口顺便打望。

那时我们班有学生34人,男女各占一半。我们到911春游、夏游、秋游、冬游或者周游的时候,一般就会有17辆自行车,通过班长安排加自由组合的方式,男生骑车,女生搭车,浩浩荡荡而去。头戴灰色白帽子的食堂男女师父们见了就会夸张地喊:这些学生不得了,全班都在耍朋友,读啥书哟!我们听了就会笑一路。

后来老矿工食堂被矿上拆了,建了新的员工食堂和职工运动场。但很少看到矿工们在运动场上运动的身影,估计他们每日劳累,压根没有时间锻炼——在煤矿干采煤掘进工作,那劳动强度,真叫一个大。我曾经经常对别人说,井下的采煤工人拿再多的钱都是应该的,他们是以汗甚至血,长年在黑暗的矿井里拼搏和奉献。

### 片断三:橡胶厂

在砚石台煤矿的公路边,原来有一个橡胶厂,每每经过,总要朝那个地方多看上一眼。因为这个早已消失的小厂和我曾经有点渊源。那是我刚上班的第二个年头,当时还在煤矿从事井下技术工作,一些热心的阿姨便给我张罗女朋友,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橡胶厂的。肤色白皙,鹅蛋脸;身材不错,眼睛大。几十年过去,虽然全然忘记她姓甚名谁,但这样的印象还在。

那个时候当然渴望爱情,虽然自己不咋的,但仍然坚持着一些“理想和追求”,最低标准是一要有感觉,二要谈得来。一见面,我对她的感觉蛮好。我们谈了两个来小时,渐渐知道为何这样一个人儿只能屈居在这样一个小厂。回头就给阿姨说:我们有点谈不来。阿姨一听脸就黑了:人家这样一个乖女孩,你还有意见?谈不来慢慢谈嘛,人家还小嘛!人家屁股后面可是排起队的!现在想来,也许阿姨们是对的,最起码自己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人。很多时候,我们总是爱把不太如意的人生境况归结于“命”,其实,还是应该多找找自己的原因。

再去911,看了那些已经变化了的,或者没有变化的,不免让人感慨:人,其实活的就是一个过程,几十年光阴如浮云飘过,到最后,什么东西你能左右?只能挥挥手,带走属于自己的那一片云彩。

(作者单位: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)

诗花  
烂漫

## 落叶盘点秋天

□三都河

枯叶飘落一地  
碎了聚散的泪眼  
季节的交接  
欢呼与感伤同在  
人生的积累  
兑成金银细软  
全部掬将出来  
统统归于尘烟  
揽尽岁月流转  
秋与冬的易手  
风是吹鼓手  
吹得叶儿飞旋  
飞到季节之外  
雨可斩断情丝千万  
太阳背过身去  
亦藏一段告别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### 鸟(外一首)

□谢子清

他把一小撮米撒在窗外  
确切地说  
是分出自己的一部分口粮  
想送给一只鸟  
以感激那只鸟  
穿过秋天的重围  
嘴衔一束越冬的阳光  
准确无误投递在院子里  
一棵橘树正结出果实  
这么多年  
他已习惯借山而居  
鸟是难得一见的访客

### 画

一只鸟停立水面  
双脚紧紧抓住铁柱  
绝大部分铁柱沉入水下  
剩余的小半段恰好收留脚步  
水流干净而辽阔  
看起来稍显空茫  
粒粒可数的红叶映在水中  
仿佛几束跳动的火苗  
那只鸟忍不住回头张望  
构成恰如其分的侧面  
安静得不忍多看  
像极了身后日渐沉陷的秋色  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)

